

我国古籍保护技术述略

周 汝 英

西汉灋桥纸是我国最早的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革新造纸技术以后，我国古代的造纸一直以源广价廉的麻、藤、竹子、稻草、树皮等植物为原料。考古发现证实，这种植物纤维纸可以保存数百年直至上千年。因之，我们现在得以读到前代留下来的珍贵典籍。可是，近现代新兴的以木材纤维为原料的纸浆造的纸，寿命都大大缩短，一般只有五十年左右。我国的《申报》，只有百把年的历史，由于纸质脆裂，不便影印复制。国外一些图书馆所藏的百年以上的图书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而被目为灾难性的“图书自毁”现象。据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千八百万册藏书中，已有六百多万册严重毁坏。由此可见，典籍保护是一个很迫切的现实问题。

我国古代典籍之所以得以长期保存，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用纸好。植物纤维造纸是我国的传统技术，如宣纸、棉纸、毛边纸等都是植物纤维纸；再加上我国古代印书用的是特产的石墨和矿物颜料，字迹不易褪色、脱落，因此能够长期保存。第二是书籍保护得好，使它们免受“天敌”——水火、书虫、鼠蚁之害。典籍保护技术是我国古代科学家和藏书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发明了好多对付书籍天敌的方法，显示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

水火之害，在纸本书产生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注意到了。殷

商时代的甲骨文被密藏在地窖里即是很好的说明。一度盛行的青铜“书”、石刻“书”固然是受当时书写材料限制的，但是人们选择它们作为文字载体毕竟是有所用心的。到了竹木简帛书时代，水火对它们有着直接的威胁，于是民间图书多被保藏于石仓（室），而珍贵的皇家文书则藏在“金匱石室”之中，这“金匱石室”是怎样一个地方呢？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解释道：“以金为匱，以石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义。”意思是说，用金属的柜、石建筑的房来存放图书，加以保护。古人这种防止图书遭受水火之害的方法，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因此，当纸本书盛行、文化相对普及以后，人们便把私人藏书楼建成一种石结构为主的建筑，其中尤以宁波天一阁式、徽州库楼式为典型，且各地都有仿造。而明清帝王的档案库——皇史宬更是直接继承汉代“金匱石室”的典型建筑。皇史宬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为明清两朝保存记录皇帝生平言行的“实录”、“宝训”之处。这是一座全部石结构的宫殿式建筑，内摆鎏金铜皮大木柜以存放文书档案，从而解除了火焚之虞。

书籍的害虫大约有一百多种，其中危害最大的则是蠹虫，或称蠹鱼，这种虫常把卵产在装裱材料或者是页边上。幼虫孵出以后，就咬开一条缝道钻到书页里边去到处乱咬，直到要变成蛹时，再回到外面来。对付这种蠹鱼的办法，古已有之。大概早在东汉竹简书时代，由于新鲜竹子易被虫蛀朽坏，因此人们便在写字以前用火把它烘干，这便是“汗青”的本义。以后，纸张出现，人们便开始寻求怎样使纸张能长期保存而不受蠹虫破坏的方法。在实践中，发现了一种味道特别苦涩的草药——黄蘗能够驱虫防蛀，于是便提取黄蘗汁染纸，经过这样加工以后的纸就能防蛀了。这道工序，在唐代称为“入潢”，是当时普遍运用的一种造纸防蛀技术。我们现在见到的一些唐代佛经，其纸都呈黄色，就是当时“入潢”的缘故。唐后期还流传另外一种染纸防蠹法。人们把马兰、木兰、兰草、槐兰等植物的茎叶制成浆状用以染纸，既作颜料，又

可防虫，这种纸被称为“碧纸”。我国现存的十世纪中叶的写本《法华经》，用的就是碧纸。到了宋代，印书之风日盛，与此同时，人们又发现了一些植物，如胡椒、辣椒等都可以避蛀，于是便把印书纸用椒液一染，称之为“椒纸”，它同蝴蝶式的装订技术相结合，据称“永无蠹蚀之患”（《书林清话·卷六》）。直至清代，藏书家在装裱图书时，还将椒末加入浆糊，以防虫蛀。明清两代，我国民间印书藏书风行，南方一些书局刻印的线装书，往往直接在书的前后装订进一页单面涂有桔红色涂料的纸，作为附件，以防蠹鱼侵入。这种涂料的主要成份是砒霜，因其颜色和功用都可历久而不衰，故有“万年红”之称。

明清时期是我国民间藏书最普及的时代，各地的藏书家都积累有丰富有效的典籍保护秘方。如用药草避蠹即是。相传明代天一阁藏书楼的主人范钦在广西任官时，得到过一种止痛中药——灵香草，把它夹置在书籍里防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直到现在，这种灵香草还是天一阁藏书楼保护珍本典籍的特备良方。其实，芸香科药草用来防蠹不自范钦始。明以前的一些古书中即多有记载，如沈括《梦溪笔谈》中载：“古人藏书辟（避）蠹用芸香，……其叶极芬芳，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由于那时候藏书多用芸草防蠹，因此国家藏书处亦称为“芸台阁”，杜甫诗中即有“晚就芸香阁”之句。可惜这种避蠹方法传入封锁严密的天一阁以后，就同阁里的藏书一样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明清时期一些藏书家在其笔记中也记下了不少他们自己特有的对付书害的方法。如清初常熟藏书家孙庆增在其《藏书纪要》中所说：“藏书断不可用套，常开看则不蛀。柜顶用皂角炒为末，研细，铺一层，永无鼠耗。恐有白蚁，用炭屑、石灰、锅锈（锈）铺地，则无蚁。柜内置春画辟（避，下同）蠹石，可辟蠹鱼。供血经于中，以辟火。”另外如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在其《藏书十约》中所说：“橱下多置雄黄、石灰，可避虫蚁。橱内多放香烈杀虫之药品。古人以芸草，今则药草多矣。肉桂、香油或嫌太贵，西

洋药水药粉，品多价廉，大可随时收用。食物引鼠，不可存留。灯烛字笈引火之物，不可相近。”

藏书实践表明，图书应藏在通风干燥、无阳光直射而温度、湿度又适宜之处。因此，南方藏书应防过潮，北方藏书则忌过燥。在古代，南北的藏书家们往往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存放书籍。南方藏书家们选取贮书木材的标准是：质地硬、防潮蛀、最好有异香。所谓“书柜须用江西杉木或川柏、银杏木为之，紫檀花梨小木易于泛潮，不可用做（《藏书纪要》）。此外，还如制书箱多用樟木、书盒多用红木、书夹板则常用楠木等等。在北方的气候条件下，藏书家们一般只要外配函套，如锦套、云子套、兰布套就足以防潮防蛀了。

我们现在私人藏书常用的一些防蛀防潮法，如夹放烟草液浸纸，放置樟脑、麝香，以及搜集一些有驱虫效益的植物叶片，如芸香、烟草、兰花、荷叶等夹放在书页内，都是我国古代典籍保护技术的遗方。

作者工作单位：温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